



文旅山东

留住“乡愁” 传承文化

大运河岸边,“老地名”又回来了

□ 张山峰 张双双 邓静

近日,德州市德城区二屯镇北厂社区东北街村党支部书记郑月文拿着今冬的集中供暖协议书到社区盖章。“这几个字让人心里踏实。”指着红色公章上的“北厂社区居民委员会”字样,56岁的他笑得格外舒心。北厂社区紧靠世界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今年5月,该社区通过法定程序,名称从“舜昕苑”改回了“北厂”,成为德州市首个也是目前唯一通过官方备案改回“老地名”的社区。

郑月文站在村头望去,北厂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红色标识牌很是醒目,往西走不到一公里,千年大运河静谧流淌。郑月文儿时曾感受过大运河最后的繁华,“我们这代人听着运河拉纤的故事长大,上学时其他村的孩子都叫我们‘北厂街的小孩’。”“这里流传着那么多故事,要是‘北厂’这个根儿没了,老辈人怎么跟孩子们讲述过往呢?”社区82岁的郑明利老人说。

“先有北厂街,再有德州城。”中国民俗学会会员、德州市政协文史委主任王德胜介绍,德州因运河而兴,北厂曾是京杭大运河四大漕运粮仓之一,距今有近900年历史。“北厂街”一度是德州的商贸繁盛之地,不但在运河沿线闻名遐迩,而且声名远扬京津地区。他认为,恢复保留“北厂”地名,除了留住“乡

愁”,还有更深层的文化内涵。

据了解,德州“北厂街”后来逐渐演化为东北街、西南街、后园3个自然村。2009年建设社区后,3个村借鉴周边“舜昕缘”楼盘名,给新社区取名“舜昕苑”。这一时期,德州城市建设加速,楼盘拔地而起,很多小区和街道都换了名字。

近两年,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在德州全面展开,“北厂漕仓遗址片区”列入《大运河德州段保护利用总体规划》“一廊六片”项目之一。借此东风,今年3月开始,德州市政协文史委、德城区文旅局、二屯镇政府、社区有关负责人多次沟通,并与村干部、村民反复商议,取得一致意见后,以镇政府名义向民政部门递交了改名申请。

经过公示等一系列程序,今年5月,德州民政部门批复同意该社区更名为“北厂社区”。对此,德州市民政局区划地名科科长高洪祥说,新修订的《地名管理条例》明确,要加强地名文化保护,地名管理要有利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一大进步。

“老地名”回来了,郑月文的干劲更足了:“前些年,我们建了一个北厂漕仓运河文化馆,接下来想借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契机,把村里的文旅产业发展起来,用好‘北厂’这块金字招牌。”

相关链接

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亟待加强

中国民俗学会会员、德州市政协文史委主任王德胜研究德州地域文化多年,他介绍,1935年《德县志》详细记载的城厢区10镇85条街道名称中,如今仅剩下“马市街”“柴市街”“太平街”“南营街”等不足10个老地名仍在使用。“老街道命名几乎都与大运河有关,改名后,沉淀在老地名中的社会观念、地理特征、语言习惯等都随之消失。”

“老地名”为何频频消失?德州市民政局区划地名科科长高洪祥认为,随着城市发展与更新加快,新楼盘档次攀比,道路四通八达,“老地名”就随之消失了。比如,老德州原有个“豆腐巷”,现在那里是“某某金湖湾”,原来有个“城隍庙”,现在叫“某某广场”。

德州市住建局房地产市场监管科科长张玲燕介绍,施工前建设单位需提报小区名称,住建局进行预审核。“居民住宅区及大型建筑物(群)建设项目名称应符合地名管理法规政策,应当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避免‘大、洋、怪、奇’等。我们以此为审核标准,但目前并未涉及老地名保护。”她说。

虽是个例,但“北厂社区”的回归,为老地名恢复与保护提供了一定参考。高洪祥认为,一定程度上,“北厂社区”改名是采用了一种比较经济的手段留住“老地名”。社区属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范畴,同时拥有地名属性。社区改名后只需更改公章、党群服务中心等社区相关标识,涉及面较小。而小区、道路、部分街巷等名称的更改就牵涉太多,居民身份证、不动产证和商事登记等证明材料都需要随之改变,所付出的社会成本较高。

“地名一旦改了,被广泛应用后,再改回来就有难度。而且小区名字是要突出历史文化,还是要吉利顺口,每个人看法不一。”高洪祥认为,恢复“老地名”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但应循序渐进不搞“一刀切”,可以先从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地方入手,采取成本比较

低的方式,积极引导唤醒文化基因。

改名有难度,保护好现存“老地名”就显得尤为重要。新修订的《地名管理条例》提出,加强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并将符合条件的地名文化遗产依法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范围。德州市文化旅游事业发展中心非遗科科长刘鹏说,存在一百年以上且未消失是纳入非遗的基本条件,对于老地名来说,还需要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体现历史文脉,且需要一一考证以鉴真伪。“我们也与市自然资源部门进行对接,将对老地名进行普查。”但刘鹏坦言,这项工作还未真正开始。怎样才算“未消失”?列入非遗后的保护如何进行?这都需要相关部门共同研究推进。

据了解,我省多市都在进行“老地名保护名录”制定工作,德州市民政局也正在牵头着手做这件事。但高洪祥也有着与刘鹏类似的“困惑”：“怎样界定‘老地名’?存在年限是否应较非遗放宽一些?历史文化价值更需专家论证和征询群众意见。”他说,现在全国范围内还未有相关标准,只能立足现实逐步探索,期盼实现老地名从“情感性保护”到“制度性保护”的实践转向。

(据《大众日报》)

非遗传承



蓬莱地处山东半岛最北端,是一个古老而神奇的城市,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军事基地。明朝伟大的军事家、杰出的民族英雄戚继光就出生在这里。戚继光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爱国将领,而且在中华武术史上也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他创编的戚家拳是明代流传的多家著名拳法集大成者。

相传,明朝嘉靖年间,倭寇猖獗,戚继光率领将士奋力抵御外敌侵略。为了训练士卒,增强本领,戚继光从民间著名的十六家拳法中,吸取了三十二个姿势编成拳套,作为士兵练习刀枪剑棍等兵器的“武艺之源”,后世称之为“戚家拳”。戚家拳法深入军心,助士兵抗击倭寇,流传到民间也是老百姓强身健体的实用拳法。于是,戚家拳自明朝流传至今,其主要流传地区在浙江部分沿海地区及北京通州区、山东省蓬莱市等地。

戚宝祥,山东蓬莱人,戚继光的第十四代世孙,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戚家拳的传承人之一。他说,戚家拳原有的三十二势拳法,仅有23个固定招式图谱,没有过渡动作和说明。为充实戚家拳内容,使其架构完整,体现出实战技击的内涵和防身健体的作用,戚宝祥经过多年磨练加工,根据家传及戚继光《拳经捷要》整理出现代戚家拳六十势的演练套路。

戚家拳内容丰富,朴实无华,刚柔相济,踢、打、摔、拿、跌、劈、崩、砸、冲、扫、挤、靠、缠、挑、弹、挂等招式无所不包,甚至每个拳式和动作都有着实战的技击攻防含义。特别是其中的扫转、翻摆、跳跃、平衡等复

杂动作组合,具有很大技术难度,操练起来可使人体的呼吸系统、血液循环系统、神经系统等得到全面锻炼提高。习练戚家拳时,武者时而前吐后吞,时而左旋右转,忽而腾空跳跃,忽而贴地穿盘……这些丰富的运动内容,对活跃人体机能,提高整体功能具有显著效果。同时,习练此拳可以壮胆坚魄,使胆怯者气壮、懦弱者坚强。

有关专家指出,中国较为古老的陈氏太极拳套路,正是源于戚继光的拳经三十二式。除此之外,慈溪武术、南拳等各路武术学派也多继承于戚家拳,甚至相传日本的国技柔术也由戚家拳法发展而来,这足以说明戚家拳丰富了中华武术体系,具有较大研究价值。如今,中华武术传播早已超越国界,继承和发展好戚家拳这一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对于传播民族文化、提升国民身体素质,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 吕强

蒲松龄,字留仙,别号柳泉居士,清代杰出文学家,优秀短篇小说家,所著的《聊斋志异》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光辉的短篇小说集之一,蒲松龄也被后人称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郭沫若评价蒲松龄“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而老舍则用10个字评价:“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

蒲松龄出生于淄川县蒲家庄,即现在的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蒲松龄故居就在村内。然而,在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镇西铺村,有一个蒲松龄书馆,对许多人来说或许有一些陌生——300多年前,一代文学巨匠蒲松龄正是在这里设馆教塾,并与仙界、鬼界和妖界等“三界对话”,创作出一部亦庄亦谐、谈狐说鬼的传奇巨著《聊斋志异》。

当年的蒲松龄据说只有30多岁,应社会知名人士毕际有的再三邀请,赴西铺村的毕府教毕际有的子孙们读书,直到71岁高龄时才撒帐归家,把30多年的宝贵时光留给了这一深情的院落,所以后人评价说西铺村是蒲松龄的第二故乡,就像院落内导视牌上写的那样:“蒲松龄因毕府而铸就辉煌,毕府因蒲松龄而再度扬名。”

蒲松龄书馆是一座具有浓郁明清风貌的古建筑群,古朴的大门,抬眼望去,前门牌匾上“蒲松龄书馆”五个鎏金大字,气势磅礴,超逸入神。进入门内向里走去迎面便是古朴的绰然堂,屋内古色古香的家具诉说着悠悠的岁月,清瘦的蒲松龄蜡像形象逼真地坐在太师椅上,面带笑容,仿佛在说:“得安闲处且安闲,忙里偷闲坐下聊,我这儿有茗茶一壶,你有故事吗?”

来到蒲松龄书馆的第二个院落,展现在面前的是高耸的二层小楼“振衣阁”和阁前形影婆娑的“蝴蝶松”,这棵蝴蝶松见证了旷世逸才非凡的创造和劳作。蒲老先生自幼饱读诗书,一心想考个功名,捧个“铁饭碗”衣食无忧,不料自19岁高奏凯歌,连获乡里、县里、道里第一名后,却从此一路泥泞,屡败屡战。屡试不第,在梦想与现实间徘徊的蒲松龄,挑灯伏案,捉笔蘸墨,假笔于花妖精灵,游刃于鬼狐之间,以“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的妙笔,诉尽人间不平事,绘出花间儿女情。他白天在书馆教



探访蒲松龄书馆

书育人,夜晚在灯下奋笔疾书,一出出人狐情未了的大戏接连上演,于是一部洋洋洒洒数十万字的《聊斋志异》在这里诞生了!

用现在时髦的话说,蒲松龄可称为“搜狐先生”,在西铺的毕府,他认识了当时的文坛大腕王渔洋。王渔洋,山东新城(今淄博市桓台县)人,又名王士禛,字子真,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王渔洋是清初著名清官廉吏,也是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文学家,独创诗论“神韵”说,主盟诗坛半个世纪之久,被誉为“一代诗宗”“文坛领袖”。

毕际有的夫人王氏,是王渔洋的从姑母,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叔伯姑母。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在家丁忧(为父亲守丧)的王渔洋来毕府做客,毕际有邀请蒲松龄一起接待了王渔洋,于是促成了两人的相识相知,自此两位巨匠谈诗论文,书信往来交流不断,演绎了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王渔洋虽然官至刑部尚书兼翰林院讲学,文

坛地位亦十分显赫,但交友却不论势位高低。当时他非常赏识蒲松龄的才华,并为他的创作题诗《戏题〈聊斋志异〉卷后》:“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定友人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精辟地揭示了其以传奇法而志怪的特点,为《聊斋志异》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徜徉在书馆的合欢树下,似乎感到蒲松龄先生仰坐藤椅,左手拿着《聊斋志异》,右手端着茶杯,浓浓眉意聚焦行行字字,向世人昭然世道的苍凉。人们走过此处,欣赏着书馆里白阳井畔的睡莲,耳边依稀传来蒲翁笔下婴宁灿烂的笑声,回到现实却感一切尘埃落定,不禁感叹:婴宁早已随风去,世上再无痴情女!

或许,正是这西铺村的一方水土和藏书阁的一部部书籍,成就了蒲松龄和他的《聊斋志异》,成就了一个个精彩绝伦的鬼狐传说,自此以后,草根文人蒲松龄也成了世间闻名的聊斋先生。